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 
第一六八回 消災孽朱氏求神 訪情由天霸裝鬼

話說施公算完命，朱氏打發丫頭，取出一百康熙錢來，遞與賢臣。賢臣有心不收，又怕他們動疑；有心收下，又覺自愧，沉吟多會。禿丫頭說：「先生，嫌錢少罷。」賢臣笑了笑，只得收下，將包袱包好了，拷在手腕上，手拿卦板，站起身來，往外就走。一邊走著，在四下裡觀看。禿丫頭說：「你去還瞧什麼呢？莫非還要偷誰麼？」忠良說：「你這個姑娘知道什麼？這院內不大乾淨。」丫頭說：「有甚麼不乾淨處？」賢臣是安心設計，要訪情由，連忙說道：「有鬼。」禿丫頭說：「要是你們家才有鬼呢，快出去罷！人家好好的院子，你說有鬼的。人家害怕，回頭黑了天，怎麼出來呢？」說著話，他把賢臣送出門外，只聽嘩啷把門關好，嘴內卻是嘟囔著，自己回房去了。賢臣出門，回頭觀看，只隔著一家，就是土地廟。瞧了瞧，斜對過是棗樹，他家土坯壘的牆，整瓦蓋頂，石灰勾抹，兩扇大門。賢臣看罷，把地方方向記清，走著，心中暗想：「那婦人俊俏風流，奪盡春光，就只是滿臉兇煞，帶著死氣，莫非內中有別的緣故？與佟六通好，我看著他，不象是那等人。他丈夫偏又出門，我算他落個外喪鬼。報了個時辰，又逢凶死，歲數又逢三九之年。」賢臣思想著，往前走不多時，出了北門，四下裡觀望天霸。可巧天又漆黑，看不真切，急得老爺渾身是汗，一面敲著卦板，一面走。黃天霸順著卦板聲音，往前緊走，走到跟前，看見賢臣，彼此都放下心來。賢臣說：「我算命走進土地廟內，聽見那賣菜的兩個人，洩漏了底細，才到東街算命。」那些話語，從頭至尾，告訴了天霸一遍。復又叫：「黃壯士趁著天晚，你還得走一趟。東街上有條小衚衕，內有座小土地廟，廟旁邊有一門，斜對過有一棵棗樹。你等到夜靜更深，越牆而過，硬在那院內，拋磚擗瓦，裝神弄鬼。聽那婦人說些什麼言詞，好查他就裡情由。」天霸答應。爺兒倆說話，正走之間，忽見有一人在前面站立說：「小店乾淨，炕是熱的，住了罷。」忠良聞言，煞住腳步，仔細觀瞧，原是座豆腐房。賢臣看罷，眼望天霸言說：「明日一早，就在此找我。」天霸遵爺的鈞諭，不敢怠慢，連忙邁步，竟奔北門而來。進了城，進了一座酒鋪，揀了個座兒坐下，要了壺酒，自斟自飲罷，會了酒錢出鋪，一直竟奔東街。不多時，進了小衚衕，來到土地廟，去找婦人的門戶。到門口隔門縫看著有燈光，細聽正房內嬌聲細語，叫道：「慶兒，你且放下紅綾被先去睡罷。」又聽有人哼哼一聲。天霸縱身躡上牆去，輕輕落到塵埃，來到上房窗戶底下，躡足潛蹤，用舌尖濕破窗戶紙，便一個眼往裡觀瞧。但見佳人坐在炕上，一雙眼內，淚珠直傾。好漢觀看到這光景，暗裡贊歎一會子說：「此婦一定牽掛他丈夫出外，沒有回音。又遇見我們大人算命，算他丈夫在外，逢凶而死。果然是命喪他鄉，那才真是紅顏薄命呢！拿著如花似玉的美貌佳人，獨守孤燈，實在令人可歎的。」好漢想罷，復又聽著。又見佳人轉身下炕，輕移蓮步，到炕下伸出玉腕，拿過銅盆手巾來淨手。拭面漱口畢，玉筍拈香，雙膝跪倒，叩頭頂禮，口念：「大慈大悲；救苦救難，觀世音菩薩。」即隨口禱祝說道：「信女弟子朱氏，年二□二歲。丈夫白富全，年二□七歲，同表兄賀重五出外貿易，不見回音。奴昨夜得一凶夢，請一算命先生推算。他說我丈夫被人謀害，逢凶而亡。哀告菩薩佛爺，大發慈悲，保佑夫主，逢凶化吉，轉禍為福。從此弟子持齋茹素，不動腥葷。再者，還有那件事情難哄，虛空過往神靈，望求菩薩從公判斷，到底誰是誰非。老佛爺保佑弟子，消此災孽。我翻蓋廟宇，塑畫金身。」祝告畢，平身站起，坐在牀上，涕淚紛紛。好漢在窗櫺下，復又往裡偷看，見那婦人躺在紅綾被上。又遲了一會，欠身形「嘆」一口，把銀燈吹滅。

天霸在窗外見此光景，暗說：「大人命我前來打探女子的消息，聽了這麼半天，連一點信兒也沒有。我何不如此這般，看看如何。」好漢主意已定，舉目觀看，皓月東升，聽那鼓打三更。忽然一陣朔風，刮的窗紙響動，他借著風聲，口中嗚嗚號叫，又用手拍得門叭叭直響。復又抓了把塵土，喇一聲，揚在窗櫺，四下裡拋磚擗瓦，滿院亂響。佳人在房中，並未睡著，聽見院內聲響，不由得心中害怕，連忙爬起來，打火點燈，坐在牀上，叫聲道：「慶兒呀！醒醒兒，醒醒兒。」叫夠多時，那邊牀上的禿丫頭，這才答應，口內哼哼，爬起來說：「作什麼呀？這麼早起來。」朱氏說：「叫你起來，不為別的事情，我一個人怪害怕的，有你到底作個伴兒，還好些。你聽聽外面刮這麼大風，倒象是有人在院裡打窗戶弄門。」哪知慶兒聞聽，哈哈傻笑了一陣子說：「姐姐呀！不用害怕，有我呢。等我出去瞧瞧，到底是人是鬼。」說著即忙下牀來，拿著一盞燈，一邊走著，一邊自言自語的胡搗鬼說：「我出去瞧瞧，邪魔外祟，都怕我。」來到門前，伸手拉開兩道門門，把門開放，往外走，剛一探頭，天霸在門外嘆的一口氣，把燈吹滅。禿丫頭嚇的往後一退，叫將起來，連說：「不好了，有鬼了。」佳人嚇得渾身打戰，連忙下牀，仗著膽子，咯當一聲，將門插上，頂了又頂，轉身又把慶兒拉將進來，打火又點著燈一照，見他面如土色，渾身只是亂抖。佳人說：「妹妹別怕，八成是起大風。你往外走，一陣大風把燈吹滅了。」慶兒搖頭說：「不是不是，要不是兇神，必是厲鬼。」朱氏說：「坐下罷，不用瞎話流舌了。」慶兒說：「要撒謊，爛我的舌根子！都是那算命的先生說喪話，他說咱家院裡有鬼，這才招的有了鬼咧！姐姐呀，那位先生他還說過『會拿鬼淨宅，管保除根！』明日等他來了，請他進來給咱們淨宅，叫他拿住那個鬼魂，是怎麼個樣，看他還鬧不鬧呀？」

再說天霸吹滅了燈，翻身躡上房簷，往下細聽禿丫頭說話，佳人並不言語。好漢自思：再捺下瓦去，再聽聽怎樣。想罷房上揭瓦往下捺，這裡嘍，那裡吧，就鬧起來了。只聽禿丫頭說：「姐姐呀，可可不不好了！插上門他進不來了，又拆房呢。」

那婦人說：「少說話罷。」禿丫頭可不就不說了。只聽那婦人說：「外面的聽真，休要如此！你要是賊人前來偷盜呢，實告訴你，家內銀子衣服全都沒有，我勸你另走一家兒罷。你要是見我丈夫不在家中，心生別念妄想，前來調戲良人呢，奴家不是那樣的婦人。我勸你早些打斷這個念頭，快些去罷。」天霸房上聞聽，暗暗誇獎，說道：「婦人好大膽，我再試試他這膽量。」想罷又拋磚擗瓦，更比前番鬧的凶了。又聽屋內佳人說：「是了，莫非是冤鬼？你要是我的丈夫，被人謀死，前來訴冤，只管明講，何必敲門打戶？你妻雖是女流之輩，還能替你伸冤告狀，報仇雪恨；延請高僧高道，超度亡靈，早脫幽孽。」女子說罷，外面還是響聲不絕。只聽她大叫一聲說：「啊！我知道了，敢是你來作耗？你的那冤魂不散，來纏繞我，莫非你死的委屈，不該死。果然若是你作耗，你也得問心，自己想一想，是誰之過，千萬莫屈心。等我丈夫回家見一面，我合你森羅殿上，對口供去。你先去豐都城內等我罷！」佳人說罷，將牙咬得咯吱吱的，連聲亂響。房上的天霸聽見這些言詞，不由的心想：另有緣故。復想起施公吩咐的言語來，也不擲磚弄瓦咧，輕輕的縱下房來，走至窗外站住，思想會子，暗說：他的言語我已記清，不可久在此處。猛聽金雞報曉，他躡到牆外走了。不知真情如何探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